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Ⅳ

WORLD CLASSICS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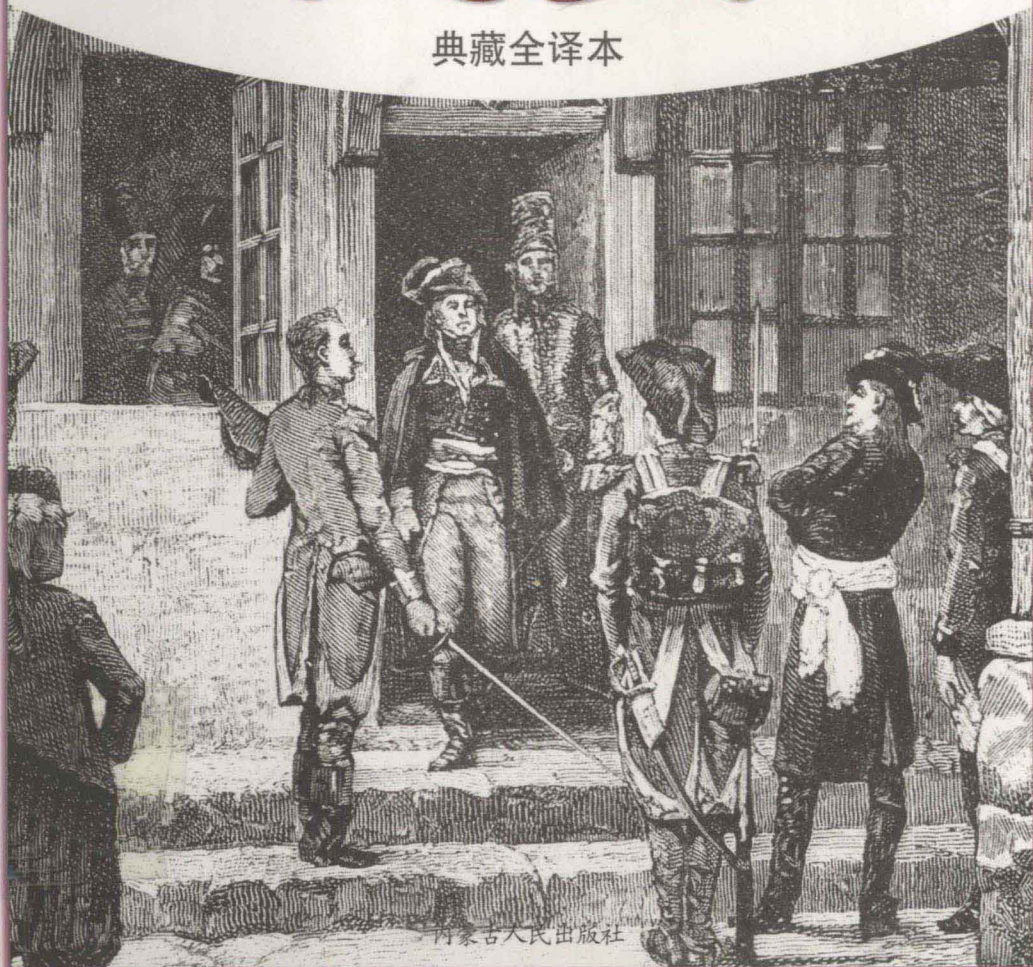
〔德〕路德维希

拿破仑下

Histories of Napoleon



典藏全译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WORLD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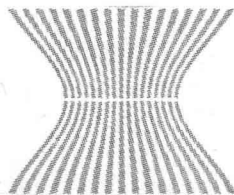
Lude Wicy

拿破仑下

Histories of Napoleon

[德] 路德维希 著

夏雪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PRESS

目 录

卷四 大海

第 十 章.....	309
第十一章.....	318
第十二章.....	322
第十三章.....	327
第十四章.....	333
第十五章.....	344
第十六章.....	356
第十七章.....	363
第十八章.....	371
第十九章.....	376
第二十章.....	386

卷五 岩石

第 一 章.....	389
第 二 章.....	391
第 三 章.....	397
第 四 章.....	404
第 五 章.....	410

第 六 章.....	415
第 七 章.....	423
第 八 章.....	424
第 九 章.....	427
第 十 章.....	432
第十一章.....	438
第十二章.....	442
第十三章.....	450
第十四章.....	455
第十五章.....	458
第十六章.....	463
第十七章.....	467
第十八章.....	471
第十九章.....	478
第二十章.....	483

卷四 大海

第十章

在美因兹的第一次阅兵仪式上，只不过有十八万人，而并非他原先盼望在那儿聚集的三十万人。军队里骑兵格外缺少，装备太少，由于拼凑得过于匆忙了；最优良的大炮落在了俄罗斯，或者停留在了西班牙；参谋部大多数被毁坏；流动医疗服务也不怎么完善。他看到了所有的缺点，可是就算是这一支不完善的队伍也让他记起以前的时光和以前的欢乐。他回忆起十七年以前在戛纳和尼斯所度过的四月的时光，那时他继续指挥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士兵，好带领他们爬山涉水迈进胜利的门槛。这些旧事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他振作起精神讲出像下面这样含糊其辞的富有挑衅性的话：“我要像波拿巴将军一样领导这次战争。”

这便是信号，一种激动和自我控制的结合，伴随着这个信号他投身于第一场战斗中。在吕岑，他暴露得比几年以来所干的都要多得多。在头一天的战斗中，他几乎就没睡觉。次日，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他在马尔蒙的队伍之间把熊皮铺展在大地上。一个钟头以后他们把他喊醒，并告诉他一切都非常顺利，他一跃而起说了一句使人哭笑不得的话：“你瞧，正好在你睡觉时传来最佳消息。”

然而，将军刚刚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皇帝政治家就恢复了他的控制地位。他向各个地方发信；逼迫犹豫不绝的萨克森国王做出决定，与莱茵邦联的各位君主谈天命与战争的运气，以便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差他的大臣去俄罗斯的前哨基地；忽然非正式地提议把波兰交给产沙皇用来换取普鲁士，并且提出再次安排别的属地，从到亚历山大衰落下去。他用难得有的自大的口气给弗兰西斯皇帝写了一封信，这样说道：“虽然我亲自指挥了军队的所有调动，并且几次处于葡萄弹的射程以

内，但是我毫发未损。”说这一切、做这一切的是一个自感无力却又偏偏好强的人。此后，命运的警示增强了。

是的，他在包岑又获得一次胜利，可是没有捉住一个俘虏？作战的第二天，他顶着炮火奔驰在战场上，陪着他是科兰古与他的朋友迪罗克——十年以来迪罗克始终是他在战场上相伴相随的好朋友。紧靠着他的人被射死。他骑着马飞速来到附近的一块高地上，副官们跟随在他后面。尘埃和烟火。离得很近的一棵树被炸得粉碎。他大吼着穿过。在小土丘上，一个年纪轻轻的军官走到他面前吞吞吐吐地说：“迪罗克元帅战死了。”

“不会的！方才他还在我身边！”

“瞄准那棵树的炮弹同时也炸倒了元帅。”

皇帝慢慢地骑着马返回军营。他说道：

“命运到底几时会有一点儿分辨力？这些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科兰古，我的鹰又胜利了，可是我的司命星正在衰落。”

迪罗克并没有立刻死去，可是已经快要死去了。这个被炮弹炸死的战友让人不忍心去看。两个人流着眼泪彼此问候和道别。迪罗克低声说道：“我在德累斯顿对你说过你会出什么事儿。灵魂的声音……给我一点鸦片吧。”

这样的声调，“你”的忽然使用，一个不害怕死的人最后的恳求。皇帝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小房子。

他站在一个打谷场上直直地盯了片刻朋友倒下的位置，随后走到卫兵的营地里，他自己的帐篷在中间。当晚，他身穿灰色的军用大衣，离开随从哀伤地静静地坐在一条简便小折凳上。他倾听着军营中的吵闹声，警卫正在那儿准备晚饭，正在那里彼此叫嚷，远处的步兵正在快乐地歌唱。营火在五月的模模糊糊的一个夜晚燃烧着，两个着火的村子如同火把一般在天空中闪烁。一位军官走到他面前，吱吱唔唔地想说点什么，可是又止住了。不待他将话说出口，皇帝已经猜到迪罗克已经死去了。

次日，他下达命令购买一块地立个纪念碑，并且写了碑文：“在这里战死的是迪罗克将军、拿破仑皇帝的大元帅，在战场上被一颗炮弹击中，光荣地牺牲在他的好友皇帝的怀抱里。”

波拿巴将军往往没有工夫动这种感情。甚至在丧失妻子对他的爱的

时候，他也掩饰着自己的痛苦勇敢地向前冲去。如今他应该向西里西亚进发，跟随俄罗斯人去波兰，用盟军的怀疑，用一系列的攻击逼迫犹豫不决的奥地利人和他站在一起。他在晚年直率地说，他没有办到这一切是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皇帝的谨慎又一次阻碍着将军的活动。从法兰西邮给他的个人信件里充满了请求和平的呼喊声。“决定着我行动速度的主要是奥地利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和争夺时间的心愿，这让我停止了胜利的进程。”六月刚开始的几天，他在西里西亚答应停战六周，这么一来就给予了敌人时间在赖兴巴赫与布拉格会议上彻底团结起来。

他被德意志君主犹豫不决的精神状况欺骗住了么？这几位君主他了解得很清楚。“萨克森人也是德意志人，他们会真心真意地摹仿普鲁士。国王对我忠实，可是不相信他的军队……奥地利的可耻很难描述。它一面对我花言巧语，一面想从我手中抢走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的利亚……维也纳的宫廷是最没有道义的。假如我今天同意奥地利的请求，那它明天就会索要意大利同德意志。”如今他发觉那个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者就要投靠敌人，他这时刚刚意识到（已经太迟了）他的婚姻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由于他从这里面没有获得一点儿益处，反倒失去了许多；他自己的贵族家庭感情曾经让他坚信一定有某种帝王家庭感情。轻视世袭君主总算又老调重弹了。他再三对他的至交直率地谈到他对世袭国王的观点：

“在那些命中注定要当国王的人里，天性的纽带根本不重要；女儿与外孙的利益决不会让弗兰西斯皇帝远离他的内阁的利益一英寸。这帮人的血管中根本没有血液，只有冷淡的政治！的确是一些侏儒，那些蒙天主的恩惠——还有拿破仑恩惠的国王！我的善良酿成了天大的错误。我原本能够在蒂尔西特征服他们，可是我太宽厚仁慈了。历史应当告诉我，这种腐败的皇室既不值得人们去效力，也不值得去信赖！如今，英格兰正往他们的保险柜里放金子。可是我要说明自己是一个比这些生来就是国王的人更称职的政治家，他们从来都不走出自己的金丝笼！”

在这种搞阴谋诡计的氛围中，他要和那些既没有勇气为他作战也没有勇气打他的君主交往的时候，忘恩负义的人就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

然后皇帝把富歇唤来对他说：“你的朋友贝尔纳多特和梅特涅是我的死对头、你的贝尔纳多特能为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由于他能为敌人供给得知我们政策的办法，他可以向他们解说我军的战术……他头昏脑涨，因为正统君主恭维他！”我们又一次听见那个词儿，它那神奇的力量

大体上解释了拿破仑没完没了的暴动。一谈起正統的统治者他就欣喜若狂，他对这班人既轻视又艳羨。不管他是嘲讽他们或者指责他们，他这个暴发户始终在思考出身这个问题。

他并不是聆听国民的欢呼声，他们不久就不再理睬那些君主的胡说八道，他只好用凶恶的快乐心情观看着内阁里的人们的对策。他望着英格兰赐予普鲁士财政支援；望着亚历山大与弗兰西斯说他们的盟友普鲁士国王的怯懦；望着腓特烈·威廉因为害怕革命而驱散了激情很高的战时的后备军，不肯把高的职位赐予他最英勇的顾问沙恩霍斯特和最有才干的顾问施泰因，把表示了人民意志的施莱尔马赫撤销职位并且流放。皇帝差富歇去布拉格会议上办一个不为人知的使命（说得确切一些就是做间谍）。

也在这个时候，虽然拿破仑因为两次获胜正在北方巩固自己的政权，西班牙的约瑟夫已经被威灵顿在维多利亚彻底打败。西班牙国王逃得无影无踪。在布拉格的各位君主得知如今法兰西南方很轻易就会受到英国的侵犯的时候，他们的抵抗意识立刻就加强了。皇帝气得几乎要疯了，他已经将自己最出色的将领留在了西班牙替约瑟夫而战斗。“都怪他自己！”拿破仑给巴黎写的信里说道，“英国的消息表示他的领导是多么愚蠢。从来都没有这样荒谬的事情！不用说，他不会作战，可是他有义务……告诉国王，如果我不回来他谁都不能见……不然的话，他在巴黎的家就会变成一个阴谋核心，我将来要把他抓起来，由于我已经无法容忍了。我决不会再因为替那些傻瓜花费心思而最终坏自己的事情，他们不是什么军人也并非政治家！”

在他这个家里，哥哥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而如今皇帝感觉约瑟夫在巴黎的一所民宅中甚至比他在马德里做国王更恐怖！拿破仑是否会最后接受这个教训，发过脾气以后就再也不理睬约瑟夫了？难！由于甚至可恨的热罗姆也又一次掌握了一支军队，并且又将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他为一名将军传达了又一个进军命令，说他是在按照皇帝的命令做事。皇帝得知此事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我决不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对于你这么做法是怎样看的，我只好说对它已经忍无可忍了！假如你再这么说谎的话，我将来宣布一个命令，主要内容是以后谁都不准理睬你的任意一句话……这么做你会影响我军队的行进。这纯粹是蒙骗！”

过后不久，他的老战友中的一个名叫朱诺的得了夸大狂。他在伊利亚作战失败了，随后在一阵疯狂中从窗口跳了出去。布里埃内曾一度

因为倾吞钱财而被撤销职位，后来被任命担任驻汉堡的代办，最终因为故态重演而又一次被撤职。“假如他敢搅扰公务，我就把他抓起来，逼迫他交出那些吞没的财产！”最不守信用的贝尔纳多特居然同瑞典人一块儿在波美拉尼亚登陆，规劝盟国别动摇，随后还会欺骗他们，正如骗别人一样。最坏的是，皇帝的一个有深仇大恨的敌人目前要加入这个反对派的联盟。莫罗将军因为参加了卡杜达尔的阴谋而被流放到美洲，如今就要投靠于法兰西的敌人了，和贝尔纳多特一块儿享有倒戈的名誉。

在这样的情势下，在这里进退两难的时候，皇帝太谨慎，没有勇气利用他的成功；他的力量又太强大了，不肯接受这些条件，只不过是依据那些条件他就能和解，因此他不得故态萌发。他将梅特涅邀请到德累斯顿，打算通过引诱将那位奥地利外交官争夺过来。这是最有代表性的拿破仑式的会见，一直延续了九个钟头。皇帝从这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而后世却得到了很多的益处。

皇帝召见这位大臣的时候站在屋子的中间，佩戴着剑，腋下夹着一顶帽子。他首先出于礼貌打听了岳父的健康状况，随后立刻采取进攻：“那么说来你们也想战斗。那好吧，你们会实现愿望的。我在吕岑征服了普鲁士人，在包岑战败了俄罗斯人。你们在期待着该轮到自己的时候么？那么好吧，我们即将在维也纳相会。人是不知悔改的！我已经再三把弗兰西斯皇帝扶上皇位，我已经答应永久地和他友好相处，我娶了他的女儿。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就思考，‘你是在蒙骗自己。’可是我仍然娶了她，如今我后悔不已！”

我们发觉他不想表现出有礼貌的模样，他想给岳父的使臣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他对这个使臣比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的第二天对弗兰西斯的时候更毫不顾忌。梅特涅谈起了世界的和平，那只有在皇帝想合情合理地减少它的领土的时候才有希望。那就要将华沙还给沙皇，将伊利亚还给奥地利的皇帝，让加入汉萨同盟的城镇获得自由，扩展普鲁士的领土。

“你所要的就是叫我丢人现眼。我宁可死也决不想割给你一块土地。你们这些生来就是国王的人能够打二十几次败仗，随后仍然会回到王宫中。我是命运产生的，我不能这么做！将来有一天我如果不再强大了，不再使人害怕了，我的权势也就不存在了……除去荣耀，我将一切都扔在了寒冷的俄罗斯……如今我已经拥有了一支新军，你会看见它，

我要给你举办一次阅兵式！”在这儿，我们又一次看见了那个生来就是军人的人面对生来就是国王的人的时候所显现出的自豪；在这儿，我们看见了波拿巴将军。那个大臣胆敢声扬，假如一致同意和解，拿破仑谈起的那支军队会感到非常兴奋。这个时候，皇帝用他那使人惊讶的直率打断了梅特涅的话：

“根本不是我们的军队需要和平！我的那些将领也需要和平！事实上我已经没有将领了。莫斯科的寒冷让他们都泄了劲儿。这里面最有胆量的将领都在那儿像小孩儿一样痛哭。两个星期前我还可以和解，如今打了两次胜仗，我就不能再那么做了。”

“陛下，你与欧洲永远都不会达成一致。你们达成的和解只是休战罢了。对你而言，胜利与失败是一样强大的作战动机。这回，整个欧洲全都会与你作战。”

皇帝野蛮地大笑道：

“你打算依靠联盟来毁灭我？既然如此，你们几个国家结了盟，盟国先生？四个，五个，六个，还是二十个呢？愈多愈活跃！”随后他告诉梅特涅别再指望德意志，他正用自己的军队让德意志人聚集起来，德意志的各位君主因为惧怕奥地利而聚集起来。他提议武装中立，只要布拉格的会谈仍在进行，而梅特涅则思考要武装解决。这些老掉牙的外交手段被用来掩饰他们之间的隔膜。在下边的整整一个钟头里，他们针对交战双方军队的实力进行了一番讨论，每个人都说掌握着有关对方的准确情况。

“我有贵军具体和确切的名单，”皇帝说，“我有那么多的间谍在行动，我甚至连你们的鼓手共有多少人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可是谁都不如我清楚这些秘密的军事报告有怎样的价值。我的计算是依据更确切的资料，依据数学的推断。总而言之，谁都没有他得不到的东西。”皇帝叫这位奥地利使臣看一看奥军的花名册，直至前一天奥军仍然是法兰西的盟军。梅特涅能够亲眼看到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随后皇帝用了好几个钟头来讲解俄罗斯战役。那位大臣说，帝国的军队全部是一些青年人，并且向拿破仑询问，假如这些年轻人像在他们前边的那些人一样战死他又会怎么做，皇帝愤怒不已。他面色惨白，面孔都变了形，冲着梅特涅大嚷大叫：

“你不是一个军人。你就不知道军人想的是什么。我从小就在战场

上长大的。像我一样的人对数百万人的性命完全不放在眼里！”他把一顶帽子丢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此刻他的气愤根本不是装的，他刚才讲过的话揭露了他心里的真正思想。他平常看见一匹快要死去的马脸都将变色了，看见人死都无法忍受。而在他把军队名单上的数字加在一起的时候，把千千万万的数字从一栏挪到另外一栏的时候，把数不清的战亡将士的姓名抹去的时候，他始终毫不动情，他非这么做不可。战争难道不是用人的性命去进行么？不是以满地尸首而告终的么？责备一个工匠用自己的工具又有什么用处呢？可是从道德上来说，大臣所讲的话可谓是真理，如果整个法兰西都能够听见拿破仑的话，他会非常兴奋的。

“法兰西根本没有借口埋怨，”皇帝说，他略微安静了一点儿，“为了不损害法兰西，我断送了德意志人与波兰人。在俄罗斯，我失去了三十万人，可是这里面只有百分之十是法兰西人！”与此同时他自己又将帽子拾起来，近十年以来他一定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做得非常理智，似乎他仍是波拿巴将军。然后他站在那个奥地利人跟前说：

“我娶了一个女大公，简直愚蠢透顶。我原本想将新的和旧的联合起来，让哥特人的成见和我这个世纪的风俗配合恰当。如今我能意识到自己的所有错误！这个错误也许会让我毁了皇帝的宝座，可是我要将世界掩埋在它的残骸下边！”

这种悲哀的招认是此次相见的高潮，也是战争或者和平问题的一个转折。他自己的过错让他产生的愤恨鼓励着他，让他不深思熟虑就和一个联盟打仗，这个联盟的兵力比他大三倍。他就如同一个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难以补救的大错的大赌徒，他的天性中固有的固执逼迫他孤注一掷。他要表示自己尽管犯了过错，可是依然能赢。

他放梅特涅走时已经彻底恢复了冷静。他扶着门把手说：“你走以前我们是否还能再见到你？”

“甘愿为陛下效力。可是我已经没有一点儿希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皇帝嘲讽地望着他，慢慢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头：“你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么？你们决不会向我宣战的！”

谈了三天以后，梅特涅想离开，可是皇帝担心最后的决裂。拿破仑好几次把奥地利使臣召到自己身边，然后让他尽量早点儿在花园里相见。两个人踱来踱去。

“喂，你别假装出这种受了冤屈的模样！”十分钟以后，他们决定拖延停战时期，并且谈起要在布拉格更深一步地谈判。一切都没有决定。在他和梅特涅签订的备忘录里，皇帝承认了岳父武装中立的立场，这只不过是通往战争道路的一个落脚点。随后他坐着车到美因兹去了，以便再一次看到妻子，她便是那个奥地利统治者的女儿。他已经又一次任命她当巴黎的摄政，可是明确地命令严禁他的大臣把一些文件交给她审核。“不能叫一些小事辱没一个年轻女人的思想。”

假如这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大公是一个忠实的妻子和温顺的女儿，她便会去维也纳，就会使和解尽快完成，这个和解除去俩人遭受到损害的自尊心以外，事实上谁都没能制止住。她有很好的理解能力。只在几个星期以前，皇帝曾经在给弗兰西斯的写的一封信里这样说：“她使我非常满意地充当了首相一职。”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会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不告诉她现在的所有危险，就算只不过为了保证在一旦破裂的时候她会站在哪一边。可是那个小蠢货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她惟一有兴趣的事情就是送珍贵的能给他的亲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的礼品。

在布拉格，各方都让对方处在关切状态。富歇和每一个人说三道四，这伤害了他的主子。贝尔纳多特增进了和刚刚结识的朋友的关系。皇帝在最后关头好像有希望退步时，亚历山大与腓特烈·威廉对这个希望感到很惊讶，他们逼迫梅特涅提出更严厉的条件，由于他们知道这样的好时机不会再来了。皇帝这个时候气愤地退步了，最后停战协定期满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岳父的宣战书。停战这段时间里他一定获得了支援军队，可是他不能再相信莱茵邦联了，他一定要留意那些德意志的雇佣军。他在萨克森与西里西亚等待着敌人的到来，面临着统率三个集团军的施瓦岑贝格，其中有两个分别由布吕歇尔与贝尔纳多特带领，防守着西里西亚和北方。和施瓦岑贝格在一块儿的是莫罗，他刚抵达，他上一次抵达德意志的时候是那儿的征服者。

这一盘象棋比赛当中对抗的双方就是这样荒唐。三位德意志国王正由法兰西皇帝率领着和一位德意志将军作战，这位将军不久以前在攻打俄罗斯的战役里还是皇帝的部下。和拿破仑作战的有两名法兰西将军。这里面的一位正带领着普鲁士军队。打击那个很多年以来始终逼着他上前线的人；这位将军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保皇分子，由于他也是一个革命之子。只有布吕歇尔是彻头彻尾的敌人，由于七年以前拿破仑曾经把

他打败了，他从来没为了皇帝而战斗过，从未维护过皇帝的利益。对于拿破仑好的一个条件是三位君主插手施瓦岑贝格的事儿，三位指挥官根本不懂得怎样作战，就像哥哥约瑟夫在西班牙的时候一样。

八月底，皇帝发动了第二次萨克森战役，在德累斯顿旁边打了一次胜仗。可是第三天，他原本能够紧紧地追赶盟军并且遣散他们的时候，他的胃痉挛又发作了。足足一个钟头他认为自己中毒了。他失去了意志，后退而并非继续追赶。所以他损失了一个军团，因此（根据他平常的同伴达吕说）“造成了一八一三年的失败”。莫罗在打击可恶的波拿巴的第一场战斗中战死。这是不是一个预兆呢？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时，青年时代的敌对情绪又一次爆发了，他从内心深处叫喊道：“莫罗去世了！我的司命星！”

他的另外一支军队在卡茨巴斯河畔被布吕歇尔战败了。政治家要思考的事情又一次压倒了将军需要考虑的事情。怎么样才能让敌人决裂呢？为了奥地利而舍弃波希米亚也许会更好一点儿，由于失败在那儿引起了忧愁。他要忽然朝柏林进军，借此把普鲁士人引出西里西亚。

可是几年以前沙皇的话依然是对的……只有皇帝在场的时候奇迹才能出现，可是他不会分身术。这么一来就影响了他巨大的计划。缺少战斗的精神，粮食供应艰难，逃跑的兵很多，因此他要常常巡查侧翼部队。因为他急急忙忙地来回走动，大家为他取了一个诨名叫“包岑信使”。军队受到愈来愈厉害的食物缺乏。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军人，他们早就将那儿吃得一干二净了。

但是他的军队人数少得可怜。因为一八一四年的兵员已入伍，他又命令参议院征集一八一五年的兵员，甚至那些因为年纪太大而差不多过了服役期的人——就是那班农民，他带着自我怜悯的心情走上这场战争的征程的时候曾经羡慕他美好的境地。可是援军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谁指导他们，需要多久？九月底，他差一位使臣去与岳父讨论和解，他打算做出巨大的牺牲，可是毫无结果，“只要你服从”。可是弗兰西斯一点儿不改变态度，并且最后让莱茵邦联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分出去：巴伐利亚的国王变节了。于是那名焦躁不安的棋手四周到处笼罩着浓雾，他对一位老战友讲了一句过去从来不曾承认的话：

“马尔蒙，我的这盘棋将要输了。”

伴随着这声认可，皇帝的守护神于是展开双翅飞走了。

第十一章

杜本荒原上有一个萨克森人的要塞——杜本城堡。有一天早上，皇帝在那儿进行公务，他打算进军柏林，打败贝尔纳多特与布吕歇尔，恶狠狠地打击敌人，直至死亡。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通报来了好几位将军。他走到外面欢迎他们，知道他们此次来这里的目的，他的至交经常向他汇报头领们感到愈来愈不满意了，他们盼望在莱茵河边静静地度过冬天。新近内伊元帅告诉他：“我已经不再是自己军队的主宰者了。”这里面的一位来拜访他的人开始吱吱唔唔地说话，第二个提出了含糊不清的理由，随后他们点了点头彼此鼓舞，大伙儿一起卑贱地请求他别向柏林进军。莱比锡是一个更好的进攻地点。

皇帝一言不发地倾听着，他感到很好奇：“我的权力越来越没有了么？”后来他回答道：“巴伐利亚即将退出了。到莱比锡去是撤退，这会令士兵们万分沮丧。可是你们所说的话我会深思熟虑的。”这天的剩余时间内他独自一个人呆在那里，不论来者是谁，概不接见，看着地图前思后想。在外边值勤的科兰古细听里边的动静，可是只能听见窗户在十月的狂风当中吱吱作响，狂风在城堡的周围怒吼着。最后他才被准许进去。皇帝来来回回地走着，好像是喃喃自语而并不是对科兰古说道：“法兰西人承受不住一点儿困难。”然后又深思起来。

翌日，他说去莱比锡。那一天是十月十五日。到处都生机勃勃。命令发出去了，每个人都很高兴。拿破仑和马尔蒙商议哈布斯堡家族的那位统治者新近采取的一些行动，最后他又说：“同一个老实做事的人比起来，我更爱一个只是嘴上说一句话就能办到的诚实的人……弗兰西斯皇帝做了他觉得对他的臣民最有好处的事情。他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的，可是并非一个诚实的人。”

次日，“国际大战”开始了。皇帝只有十八万人和盟国的三十万人作战。到了黄昏时分，他只获得了部分胜利。第二天上午，贝尔纳多特率领援军来到这里。皇帝看见形势很不利，他想后退，可是又决定不了，

那么做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失败的印象。他又一次打算会谈。默费尔特将军被俘虏，在他发誓以后，又将他的剑归还给了他。他要去见弗兰西斯皇帝提出休战的意见。

“我想撤到萨勒河后边，俄军与普军退到易北河那一岸，你们奥军退到波希米亚。萨克森一定要保持中立。”接着他兴高采烈地对这位敌将具体讲述了一项或者说是欧洲的新计划。汉诺威要交还给英格兰；波罗的海沿岸需要开放；莱茵邦联的任意一位君主只要想都能离开邦联；波兰、西班牙、荷兰需要独立；只有意大利不同意，它不能成为奥地利的领地。“你去吧！你担负着光荣的得到和平的任务。假如运气好的话，你会获得一个了不起的民族的爱。可是假如你们一方不肯和解，我们同样知道怎样自我保护。”

默费尔特将军惊讶地离开了，他的主子对他的汇报好像很难相信。怎么！在战争期间，在战斗中休息的空闲中，拿破仑皇帝情愿舍弃半个欧洲，并且选择一个战俘带来这个动机？我们并不知道他有那么胆小。

皇帝正在焦急地等候使者的回来。所以他直至半夜时分才发布了第二天的这项命令。他谈到亲人的关系，谈起妻子与自己的孩子。忽然，他的胃病再次发作了，他跌跌撞撞地撞在帐篷壁上，面色惨白。他们打算吩咐人喊他的医生。“不用！我的帐篷是人人都能看得到的。假如我能站着行走，每个人都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的。”

“起码要躺下休息，陛下！”

“不，我死也要站着死去。”

“必须叫我去请医生，陛下。”

“不，听我的！我能把一个病了士兵送到医院里。可是谁能送我去呢？”恐怖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此刻好点儿了。听着谁都不准许进入帐篷！”

半个钟头以后，他发出了命令，然而并不是命令后退。队伍反倒朝莱比锡逼近了。目前敌军比他多两倍。

黎明时分，他将司令部设在一间风车屋里。向法军的进攻从三个方向开始。看样子贝尔纳多特是在最后关头说服了萨克森人改变枪口方向对准法军。“卑鄙！”皇帝叫喊道，四面八方回响着他的嗓音。依然对他忠诚的萨克森军官把自己的剑弄断。护卫队中的一个龙骑兵调转马头叫喊道：“如今就杀掉那些流氓！我们法兰西人也在这儿！皇帝万岁！”整

个护卫队跟随着他发起猛烈地攻击。不久，一位年轻的军官抢下一面萨克森鹰旗以后骑着马飞快地回到皇帝身旁，刚刚抵达就因为负伤而倒下了。“这帮法兰西的儿子！”拿破仑低声说道。

战争的第二天，他一共失去了六万个人。他失败了，可是就连德意志的批评家也这么评判这件事：“盟军用他最大的优越条件兵力，并没像预期想像的那样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残兵败将通过莱比锡城急急忙忙地撤退的时候，皇帝口授了向后撤退的命令。“他们为他搬来一条木凳子，”一位亲眼目睹者这样写道，“他坐在上边累得精疲力竭，十个手指头无力地交叉起来搁在膝盖上。那些将领垂头丧气地站在火堆四周一言不发，士兵们从附近通过。”

第二天上午，追赶的敌人在大街上造成骚乱。一座桥梁被提前炸毁了，所以后卫部队不得不投降了。有一位元帅越过河水才逃生，另外一位在水里淹死了，好几位负伤被抓获。到了以后，麦克唐纳碰到奥热罗，他始终在等待着奥热罗的部队，奥热罗嘲讽他说：“你认为我会那么愚蠢，叫人将我杀害在莱比锡的郊区？我决不会为了一个傻子去干那样的事儿的！”

在这儿我们初次看见一种现象：拿破仑的老战友之一已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了，只有活下去的渴望迫使他。这对于一个列兵而言是可以的，可是和一位法兰西元帅的身份不相符。就在这一天，波拿巴年轻的时候的另外一位朋友写给皇帝一封信，埋怨说昨天的战报少记了他的功绩，他在平原的一个地方坚持守卫了十个钟头，而坚守它的荣誉却记录在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下面。“我一辈子从来都没有像打这一次仗的时候一样忠诚地为你效力……陛下，我不能忍受比在这个时候被人忘记更坏的事情了。”信的签名是“马尔蒙”。

这俩人在莱比锡战役以后第二天的关于政治的议论是未来事件的预兆。马尔蒙和奥热罗即将在紧要关头都离皇帝而去。

五十英里以外，歌德在魏玛正静静地坐在他的屋子里。拿破仑的肖像已从墙壁的钉子上落了下来。诗人已听见莱比锡的炮声了。法军战败的最早的消息已传过来。尽管盟军将领谁都说不能打起精神，再造辉煌，可是歌德已感觉到了这场惨败的整个程度，只在几个月以前他还声言拿破仑战斗总是胜利的。撤退的那一天，似乎所有的事都发生在百年以前，整个事件已成了传奇故事一样，他写下了下面的诗句：

他曾感受到他那君王胸中的勇气，
无所畏惧地走在创痍满目的大道，
那条大道是通往君主宝座的阶梯，
他知道有凶险，却充满信心攀临。
那个沉甸甸备予君王的黄金冠冕，
他不曾试它的分量；坚定而镇静，
高兴地把它戴在轮廓分明的额上，
轻松地戴着它，就宛如一顶桂冠。
你这么做。看似如此遥远的东西，
你从容不迫学会了把它据为己有。
无论任何凶猛之人试图挡住道路，
你看他们、打量他们、了解他们。
快乐的一天开始了，它对你召唤，
在对你召唤，它便这样过去……
你依然坚定不移，无论发生什么，
也无论敌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
以战争和死亡对你进行威胁……
民众张着嘴喋喋不休，愚蠢不堪，
除却消遣之外，他们还喜欢什么？
引人误入歧途的世界正诱使我们
追逐财富，追逐私利，追逐地位，
纵然你让你的情人与你平起平坐，
爱仍无法满足，他想要整个王国。
此人就是这样——现在公开宣布，
纵然那将会使你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于每一个人，无论他身份如何，
都有最后的幸运，都有他的末日。

这一天，谢林这样写道：“我并不觉得拿破仑的末日即将到来。假如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他仍会幸运地逃生的。即使他全部助手都抛弃了他，他仍会活生生地喝尽那杯耻辱的苦酒。”随后，巴伐利亚人最后改变